

金克木
散文精选

当代
中国

散文
八大家



季羨林
主编



华梵灵妙

海天出版社

金克木散文精选

华梵灵妙

■ 龙协涛 选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华梵灵妙:金克木散文精选/金克木著;龙协涛编. —
深圳:海天出版社,2001.5
(当代中国散文八大家/季羨林主编)
ISBN 7-80654-267-1

I. 华... II. ①金...②龙... III. 散文-作品集-中
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59472 号

海天出版社出版发行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大厦 518026)

<http://www.htph.com>

责任编辑:林星海 于志斌 封面设计:李 萌
责任技编:王 颖

海天电子图书开发公司排版制作 电话:2720730
深圳彩帝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海天出版社经销
2001年5月第1版 2001年5月第1次印刷
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27
字数:370千 印数:1-8000册
定价:29.00元

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金克木

金克木 (1912—2000)，安徽寿县人，著名学者，北京大学教授。多年来致力于梵语文学和印度文化的研究，著有作品三十余种。主要文学作品有《天竺旧事》、《燕啄春泥》、《燕口拾泥》等。

漫谈散文 (代总序)

季羡林

对于散文，我有偏爱，又有偏见。为什么有偏爱呢？我觉得在各种文学体裁中，散文最能得心应手，灵活圆通。而偏见又何来呢？我对散文的看法和写法不同于绝大多数的人而已。

我没有读过《文学概论》一类的书籍，我不知道，专家们怎样界定散文的内涵和外延。我个人觉得，“散文”这个词儿是颇为模糊的。最广义的散文，指与诗歌对立的一种不用韵又没有节奏的文体。再窄狭一点，就是指与骈文相对的，不用四六体的文体。更窄狭一点，就是指与随笔、小品文、杂文等名称混用的一种出现比较晚的文体。英文称这为 essay, familiar essay, 法文叫 essai, 德文是 Essay, 显然是一个字。但是这些洋字也消除不了我的困惑。查一查字典，译法有多种。法国蒙田的 Essai, 中国译为“随笔”，英国的 familiar essay 译为“散文”或“随笔”，或“小品文”。中国明末的公安派或竟陵派的散文，过去则多称之为“小品”。我堕入了五里雾中。

子曰：“必也正名乎！”这个名，我正不了。我只好“王顾左右而言他”。中国是世界上散文第一大国，这决不是“王婆卖瓜”，是必须承认的事实，在西欧和亚洲国家中，情况也有分歧。英国散文名家辈出，灿若列星。德国则相形见绌，散文家寥若晨星。印度古代，说理的散文是有的，抒情的则如凤毛麟角。世上万事万物有果



必有因。这种情况的原因何在呢？我一时还说不清楚，只能说，这与民族性颇有关联。再进一步，我就穷辞了。

这且不去管它，我只谈我们这个散文大国的情况，而且重点放在眼前的情况上。“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

在文学范围内，改文言为白话，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七十多年以来，中国文学创作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据我个人的看法，各种体裁间的发展是极不平衡的。小说，包括长篇、中篇和短篇，以及戏剧，在形式上完全西化了。这是福？是祸？我还没有见到有专家讨论过。我个人的看法是，现在的长篇小说的形式，很难说较之中国古典长篇小说有什么优越之处。戏剧亦然，不必具论。至于新诗，我则认为是一个失败。至今人们对诗也没能找到一个形式。既然叫诗，则必有诗的形式，否则可另立专名，何必叫诗？在专家们眼中，我这种对诗的见解只能算是幼儿园的水平，太平淡低下了。然而我却认为，真理往往就存在于平淡低下中。你们那些恍兮惚兮高深玄妙的理论“只堪自怡悦”，对于我却是“只等秋风过耳边”了。

这些先不去讲它，只谈散文。简短截说，我认为“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文坛上最成功的是白话散文。个中原因并不难揣摩。中国有悠久雄厚的散文写作传统，所谓经、史、子、集四库中都有极为优秀的散文，为世界上任何国家所无法攀比。散文又没有固定的形式。于是作者如林，佳作如云，有如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旧日子能背诵几十篇上百篇散文者，并非罕事，实如家常便饭。“五四”以后，只需将文言改为白话，或抒情，或叙事，稍有文采，便成佳作。窃以为，散文之所以能独步文坛，良有以也。

但是，白话散文的创作有没有问题呢？有的。或者甚至可以说，还不少。常读到一些散文家的论调，说什么：“散文的窍诀就在一个‘散’字。”“散”字，松松散散之谓也。又有人说：“随笔的关键就在一个‘随’字。”“随”者，随随便便之谓也。他们的意思非常清楚：写散文随笔，可以随便写来，愿意怎样写，就怎样写。愿意下笔就下笔；愿意收住就收住。不用构思，不用推敲。有些作者自己



有时也感到单调与贫乏，想弄点新鲜花样，但由于腹笥贫瘠，读书不多，于是就生造词汇，生造句法，企图以标新立异来济自己的贫乏。结果往往是，虽然自我感觉良好，可是读者偏不买你的账，奈之何哉！读这样的散文，就好像吃搀上沙子的米饭，吐又吐不出，咽又咽不下，进退两难，啼笑皆非。你千万不要以为这样的文章没有市场，正相反，很多这样的文章堂而皇之地刊登在全国性的报刊上。我回天无力，只有徒唤奈何了。

要想追究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也并不困难。世界上就有那么一些人，总想走捷径，总想少劳多获，甚至不劳而获。中国古代的散文，他们读得不多，甚至可能并不读；外国的优秀散文，同他们更是风马牛不相及。而自己又偏想出点风头，露一两手。于是就出现了上面提到的那样非驴非马的文章。

我在上面提到我对散文有偏见，又几次说到“优秀的散文”，我的用意何在呢？偏见就在“优秀”二字上。原来我心目中的优秀散文，不是最广义的散文，也不是“再窄狭一点”的散文，而是“更窄狭一点”的那一种。即使在这个更窄狭的范围内，我还有更更窄狭的偏见。我认为，散文的精髓在于“真情”二字，这二字也可以分开来讲：真，就是真实，不能像小说那样生编硬造；情，就是要有抒情的成分。即使是叙事文，也必有点抒情的意味，平铺直叙者为我所不取。《史记》中许多《列传》，本来都是叙事的，但是，在字里行间，洋溢着一片悲愤之情，我称之为散文中的上品。贾谊的《过秦论》，苏东坡的《范增论》、《留侯论》等等，虽似无情可抒，然而却文采斐然，情即蕴涵其中，我也认为是散文上品。

这样的散文精品，我已经读了七十多年了。其中有很多篇我能够从开头到尾地背诵。每一背诵，甚至仅背诵其中的片段，都能给我以绝大的美感享受。如饮佳茗，香留舌本；如对良友，意寄胸中。如果真有“三月不知肉味”的话，我即是也。从高中直到大学，我读了不少英国的散文佳品，文字不同，心态各异。但是，仔细玩味，中英又确有相通之处：写重大事件而不觉其重，状身边琐事而不觉其轻；娓娓动听，逸趣横生；读罢掩卷，韵味无穷。有很多很多值



得我们学习借鉴之处。

至于六七十年来中国并世的散文作家，我也读了不少他们的作品。虽然笼统称之为“百花齐放”，其实有成就者何止百家。他们各有自己的特色，各有自己的风格，合在一起看，直如一个姹紫嫣红的大花园，给“五四”以后的中国文坛增添了无量光彩。留给我印象最深刻最鲜明的有鲁迅的沉郁雄浑，冰心的灵秀玲珑，朱自清的淳朴淡泊，沈从文的轻灵美妙，杨朔的镂金错彩，丰子恺的厚重平实，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至于其余诸家，各有千秋，我不敢赞一词矣。

统观古今中外各家的散文或随笔，既不见“散”，也不见“随”。它们多半是结构谨严之作，决不是愿意怎样写就怎样写的轻率产品。蒙田的《随笔》确给人以率意而行的印象，我个人认为，在思想内容方面，蒙田是极其深刻的；但在艺术性方面，他却是不够法的。与其说蒙田是一个散文家，不如说他是一个哲学家或思想家。

根据我个人多年的玩味和体会，我发现，中国古代优秀的散文家，没有哪一个是“散”的，是“随”的。正相反，他们大都是在“意匠惨淡经营中”，简练揣摩，煞费苦心，在文章的结构和语言的选用上，狠下工夫。文章写成后，读起来虽然如行云流水，自然天成，实际上其背后蕴藏着作者的一片匠心。空口无凭，有文为证。欧阳修的《醉翁亭记》是流传千古的名篇。脍炙人口，无人不晓。通篇用“也”字句，其苦心经营之迹，昭然可见。像这样的名篇还可以举出一些来，我现在不再列举，请读者自己去举一反三吧。

在文章的结构方面，最重要的是开头和结尾。在这一点上，诗文皆然，细心的读者不难自己去体会。而且我相信，他们都已经有了足够的体会了。要举例子，那真是不胜枚举。我只举几个大家熟知的。欧阳修的《相州昼锦堂记》开头几句话是：“仕宦而至将相，富贵而归故乡，此人情之所荣，而今昔之所同也。”据一本古代笔记上的记载，原稿并没有。欧阳修经过了长时间的推敲考虑，把原稿派人送走。但他突然心血来潮，觉得还不够妥善，立即又派人快马加鞭，把原稿追了回来，加上了这几句话，然后再送走，心里才得



到了安宁。由此可见，欧阳修是多么重视文章的开头。从这一件小事中，后代读者可以悟出很多写文章之法。这就决非一件小事了。这几句话的诀窍何在呢？我个人觉得，这样的开头有雷霆万钧的势头，有笼罩全篇的力量，读者一开始读就感受到它的威力，有如高屋建瓴，再读下去，就一泻千里了。文章开头之重要，焉能小视哉！这只不过是一个例子，不能篇篇如此。综观古人文章的开头，还能找出很多不同的类型。有的提纲挈领，如韩愈《原道》之“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有的平缓，如柳宗元的《小石城山记》之“自西山道口径北，逾黄茅岭而下，有二道。”有的陡峭，如杜牧《阿房宫赋》之“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类型还多得很，不可能，也没有必要一一列举。读者如能仔细观察，仔细玩味，必有所得，这是完全可以肯定的。

谈到结尾，姑以诗为例，因为在诗歌中，结尾的重要性更明晰可辨。杜甫的《望岳》最后两句是：“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钱起的《赋得湘灵鼓瑟》的最终两句是：“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杜甫的《赠卫八处士》的最后两句是：“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杜甫的《缚鸡行》的最后两句是：“鸡虫得失无了时，注目寒江倚山阁。”这样的例子更是举不完的。诗文相通，散文的例子，读者可以自己去体会。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原因并不难理解。在中国古代，抒情的文或诗，都贵在含蓄，贵在言有尽而意无穷，如食橄榄，贵在留有余味，在文章结尾处，把读者的心带向悠远，带向缥缈，带向一个无法言传的意境。我不敢说，每一篇文章，每一首诗，都是这样。但，文章之作，其道多端；运用之妙，在乎一心。我上面讲的情况，是广大作者所刻意追求的，我对这一点是深信不疑的。

“你不是在宣扬八股吗？”我仿佛听到有人这样责难了。我敬谨答曰：“是的，亲爱的先生！我正是在讲八股，而且是有意这样做的。”同世上的万事万物一样，八股也要一分为二的。从内容上来看，它是“代圣人立言”，陈腐枯燥，在所难免。这是毫不足法的。



但是，从布局结构上来看，却颇有可取之处。它讲究逻辑，要求均衡，避免重复，禁绝拖拉。这是它的优点。有人讲，清代桐城派的文章，曾经风靡一时，在结构布局方面，曾受到八股文的影响。这个意见极有见地。如果今天中国文坛上的某一些散文作家——其实并不限于散文作家——学一点八股文，会对他们有好处的。

我在上面罗罗嗦嗦写了那么一大篇，其用意其实是颇为简单的。我只不过是根据自己的六十来年的经验与体会，告诫大家：写散文虽然不能说是“难于上青天”，但也决非轻而易举，应当经过一番磨炼，下过一番苦工，才能有所成，决不可掉以轻心，率尔操觚。

综观中国古代和现代的优秀散文，以及外国的优秀散文，篇篇风格不同。散文读者的爱好也会人人不同，我决不敢要求人人都一样，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仅就我个人而论，我理想的散文是淳朴而不乏味，流利而不油滑，庄重而不板滞，典雅而不雕琢。我还认为，散文最忌平板。现在有一些作家的文章，写得规规矩矩，没有任何语法错误，选入中小学语文课本中是毫无问题的。但是读起来总觉得平淡无味，是好的教材资料，却决非好的文学作品。我个人觉得，文学最忌单调平板，必须有波涛起伏，曲折幽隐，才能有味。有时可以采用点文言词藻，外国句法；也可以适当地加入一些俚语俗话，增添那么一点苦涩之味，以避免平淡无味。我甚至于想用谱乐谱的手法来写散文，围绕着一个主旋律，添上一些次要的旋律；主旋律可以多次出现，形式稍加改变，目的只想在复杂中见统一，在跌宕中见均衡，从而调动起读者的趣味，得到更深更高的美感享受。有这样有节奏有韵律的文字，再充之以真情实感，必能感人至深，这是我坚定的信念。

我知道，我这种意见决不是每个作家都同意的。风格如人，各人有各人的风格，决不能强求统一。因此我才说：这是我的偏见。说“偏见”，是代他人立言。代他人立言，比代圣人立言还要困难。我自己则认为这是正见，否则我决不会这样刺刺不休地来论证。我相信，大千世界，文章林林总总，争鸣何止百家！如蒙海涵，容我这个偏见也占一席之地，则我必将感激涕零之至矣。



前 言：自拓衢路，百年投影

一位著名的教育家说过，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乃有大师之谓也。北京大学之所以为世人所钦慕，就在于它有一批支撑这座学术殿堂的大师。他们设绛帐，课生徒，许身教育，尽瘁学术，生死以之，无憾无悔。他们一身浩然正气，特立独行，敏锐的思想，渊博的学识，交光互影，薪火相传，形成历久而弥新的学术传统，绵亘而葱茏的学府文脉，此乃构成北大立校之本源也。

自命为大时代的“小人物”的金克木先生就是这批大师之一。他说过，做梦的是诗人，苦干的是凡人，沉思的是智者，人人都是可以在这三种境界，做这三种人。学者的金克木先生是诗人，又是翻译家，还是散文家。他还说过，幻灭，彷徨，摸索，是我的经历，但又不分先后的，时时都可有这三种境界。其中并不都是失落，也有得的欢欣。得而复失，失而又得，这是我的经历，又曲折反射出我所处的世界。这些话，是他在1997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他的散文集《百年投影》中讲的。何谓“百年投影”？按金先生的解释，他说收入此集的“新旧大小文章中，前半是时代在思想中的投影，后半是盘旋在北京大学上空的淡淡云影”。

金克木先生徜徉中外，思接古今，记事怀人，以情感人，谈学论道，以智启人。既记录了一个智者幻灭、彷徨、摸索的心路历程，又感应着时代的风云变幻、历史进程的前波后浪。岂止是收入那个集子中的文章是百年投影，综观金克木先生这位世纪老人的整个散文，也可以用“自拓衢路，百年投影”来概括。

金克木先生深谙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讲的文章重变通之道。他在《陈年日记一则》中叙述青少年时期他的三哥向他传授文章作



法，要求他顺应时世，习文学道，切忌拘泥不变。金先生世事洞明，且情采兼备，以不求闻达于学林的淡泊襟怀，做学问颇有野狐修禅的味道，发为文章自然是自拓衢路，绝无依傍，戒除了内容与形式的偏枯与单一。例如他首创了对话体散文，将思辨融入对话之中，层层剥笋，析理透彻，侃侃而谈，深入浅出，营造了让读者与他对话闲话家常的氛围，拉近了作者与读者的距离，可亲可感。

金克木先生自拓衢路，概而言之在于他一方面把传统散文学术化，另一方面又把学术论文随笔化。传统散文的特点，文学性很强，篇中也有思想火花的迸发。而读金克木先生的散文，你会深感文如其人，无处不浸润着大学者的气质和秉性，惊叹于文中贮存的广博知识和富赡的学养。仿佛把你请上辩论台，你不得不为缜密的逻辑、精湛的见解所折服，又仿佛把你迎进博物馆，莫测高深的学术积蕴和修养令你有琳琅满目、眼花缭乱之感。与此同时，我们也感到金克木先生在做着学术论文随笔化的工作。也许你曾经思索过，深奥、博大的学问除了高头讲章的表达形式以外，还有没有别的言说方式呢？学术用语能不能一改枯燥、板滞乃至晦涩而变得随意、生动、趣味呢？读了金克木先生的散文，你会感到你的设想找到完美的答案。原本中国人做学问一贯推崇“厚积薄发”，而学术随笔则无疑是“薄发”的好形式。“薄发”不是“易发”，它是经过高明的“熔裁”后变换的另一种言说方式，如同数学中舍弃烦琐的求证而寻求一种简明的求证。所以说，“薄发”是一种言说方式，更是一种做学问臻于举重若轻、出神入化的境界。金克木先生写散文，当然出经入史，旁征博引，但决不是以艰深饰其浅薄，而是通畅中蕴含深奥，随意中透露出匠心。总之，他是大手笔写小品文。

从80年代起，金克木先生出版了多部散文集。此时他已进入古稀之年，经历了“文革”的浩劫，犹如躲过了“焚坑事业”的汉初伏生，其思想精神“若新发于硎”。他心境更趋沉静、彻悟，“而今不复蒙承恩，且自簪花坐赏镜中人”，向着内心穷搜冥讨，“精鹜八极，神游万仞”，其学识与性情表露于字里行间，在文坛呈现了一种极富个性的学者散文风貌，与时下某些冠以“文化”的散文集相比，



其格调之高下自有霄壤之别。虽然这些文章出自一位老人之手，但青春精神、新潮意识随处可感。金先生在学术上一贯勇猛精进，掌握多种知识参照系，除了对中国传统的经史子集十分熟悉之外，还对国外的社会思潮、人文学说乃至科技的发展历史和最新动态，都有所涉猎，做到中西合璧，古今参照，旧学邃密，新知深沉，类似于波普尔提倡的“无穷的探索”，这是纯粹学者的大器包举的境界。他在知识的各个领域游弋，跨越了宏观与微观、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界限，尤其是精于印度学，曾学习梵文以及印度哲学、文学，参透佛梵奥理。总之，金克木散文超越常人之处的，是学者的渊博和理性，思想家的敏锐和机锋，诗人的激情和想象，从而构成了他散文的根本特色。

北京大学是学术界的一支“绩优股”，人文资源富甲天下。燕园钟灵毓秀，未名湖蓬勃蒸腾。金克木先生是北京大学老一辈学者的杰出代表，他和北大有着殊胜因缘。当我们捧读金先生的这本散文选的时候，是不是有如同解读北大的感觉呢？

龙协涛

2000年4月于北京大学



目 录

- 漫谈散文（代总序） 季美林（1）
前 言：自拓衢路，百年投影 龙协涛（1）

第一辑 异域萍踪篇

- 鸟巢禅师（3）
孟加拉香客（8）
西藏朝圣者（14）
鹿苑三少年（18）
德里一比丘（22）
“欧亚型”女郎（27）
沉默之塔（33）
二等半车厢（36）
四十三年前（44）

第二辑 苍生凡境篇

- 两位母亲（49）
三个姐姐（53）
二嫂（58）
第一个女朋友（62）
文丐生涯（66）
译匠天缘（69）
学说话（73）



学读书	(77)
故事和人	(81)
天星渡口听涛声	(84)
改文旧话	(87)
一点经历	(89)
我的“偷袭”	(93)
遗憾	(97)
泪	(99)
老来乐	(101)
末班车	(103)
告别辞	(109)
自撰火化铭	(113)

第三辑 怀友忆旧篇

少年徐迟	(117)
悼子冈	(119)
纪念向达	(122)
敬悼俞平伯	(127)
何容教授	(129)
保险朋友	(132)
刘教授文典	(151)
人世流星	(154)
吴公子保初	(158)
徐祖正教授	(160)
忘了的名人	(162)
代沟的底层	(165)
殉名记	(171)
三笑记	(174)
战犯	(177)
遥寄莫愁湖	(179)



第四辑 谈天说地篇

- 闲话天文 (185)
- “重理轻文”一夕谈 (188)
- 闲话哲学 (191)
- 时间 (194)
- 寂寞 (198)
- 坐井观天记 (200)
- 九方皋读书 (203)
- “书读完了” (205)
- 反传统的传统 (212)
- 人苦不自知 (215)
- 两个七十周年的联想 (218)
- 北京对话 (220)
- “只千古而无对” (224)
- 阿 Q — 辛亥革命的符号 (227)
- 历史的幽默 (230)
- 用艺术眼光看世界 (233)
- 风义兼师友 (237)
- 陈年日记一则 (240)
- 动物园中人 (242)
- 大小猫洞 (244)
- 棋外谈棋 (246)
- 食人·王道 (249)
- 范蠡、商鞅：两套速效经济软件 (254)

第五辑 散步纪学篇

- 诗的年纪 (269)
- 谁“进入角色”？ (271)
- 与诗对话：《咏怀》 (273)



传统文化·外来文化	(276)
科学·哲学·艺术	(288)
宗教信仰	(299)
世界思潮	(310)
显文化·隐文化	(321)
文化百川汇大都	(332)
传统思想文献寻根	(335)
文明的镜子	(344)
东西文化及其科学	(347)
历史的断层	(350)
学史三疑	(353)
门外议儒家	(356)
新潮三叠	(362)
妄谈孔子	(363)
闲谈“八股文学史”	(366)
诗人和学人	(369)
新诗断想	(371)
闲谈新小说	(373)
文艺的地域学研究设想	(376)
陈寅恪遗札后记	(384)
《心经》现代一解	(389)
公孙龙·名家·立体思维	(401)
跋	(417)

